

《野猪林》

主要角色

林冲：武生
鲁智深：净
张氏：旦
高俅：净
高世德：丑

情节

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后，投身东京相国寺。禁军教头林冲，送妻张氏赴东岳庙焚香。林冲闲步入寺，值鲁智深使棒，遂相结识。太尉高俅之子高世德，携仆调戏张氏。林冲闻讯返庙，怒逐高世德去。高世德告其父。高俅令人假卖宝刀于林冲，骗入白虎堂，诬其行刺。林冲果中计，因被论罪，发配沧州，陆谦再买通解差董超、薛霸途中加害。鲁智深闻讯，跟踪暗护，至野猪林，救林冲，并督董超、薛霸善护林冲至沧州。

根据《京剧汇编》第七十一集：苏连汉藏本整理

【第一场】

(四小和尚引智清同上。)

智清	(吹腔)	老僧打破闷葫芦， 不识忧来不识愁。 闲情逃出是非苦， 将身躲过名利头。
	(白)	老僧，大相国寺住持智清和尚。我这大相国寺乃是五台山文殊院下院，为东京第一名胜，香火不断，信士盈门。今朝禅堂说法完毕。徒儿们，伺候了！
四小和尚	(同白)	是。
	(菜头僧上。)	
菜头僧	(念)	忙将烦恼事，说与清静人。
	(白)	长老在上，衲子合掌！
智清	(白)	衲子，命你管理菜园，何事来此？
菜头僧	(白)	启禀长老：衲子奉命管理庙旁菜园，近来有四邻无赖每日在彼处打扰，老衲受他等凌辱不过，特请师傅做主。
智清	(白)	阿弥陀佛！我出家人慈悲为本，岂可与人争斗是非？饶人不是痴，过后得便宜。去吧！
菜头僧	(白)	老衲遵命！
	(菜头僧下。)	
智清	(白)	众徒儿，焚香扫地，佛典捧经者！
四小和尚	(同白)	是。
智清	(吹腔)	六根清净禅机透， 五戒明徹欲魔伏。
	(白)	阿弥陀佛！
	(智清、四小和尚同下。)	

【第二场】

张三、
李四 (内同白) 啊哈！
(四无赖引张三、李四同上。)
张三 (念) 自幼闯光棍，

李四 (念) 专打报不平。
 张三、
 李四 (同白) 在下——
 张三 (白) 过街老鼠张三。
 李四 (白) 青草蛇李四。
 张三 (白) 兄弟们请啦!
 李四、
 四无赖 (同白) 请啦!
 张三 (白) 我等盘据这大相国寺菜园，每日拈枪弄棒，呼卢喝雉，好不快活。可恨那看园的老秃驴，竟敢与咱们作对！闻听今日他去报告智清长老。必须好好地将他暴打一顿，也叫他认识认识太爷们！

李四、
 四无赖 (同白) 言之有理。
 张三 (白) 走！
 (张三、李四、四无赖同作势，同下。)

【第三场】

鲁智深 (内白) 走哇！
 (鲁智深上。)
 鲁智深 (唱) 忆昔关西把人伤，
 打死郑屠恶强梁。
 弃官潜逃脱法网，
 五台剃度改僧装。
 只因贪酒把祸闯，
 师尊遣某投汴梁。
 一路上除暴安良多豪爽，
 哪顾戴月与披霜！
 (白) 洒家、鲁智深。只因俺在五台山那里无他娘的酒钱，闹坏了文殊道院，那些秃驴们容不得洒家。多蒙师傅智真长老修书一封，荐俺投奔东京大相国寺，讨个执事僧人。俺下得山来，好似出笼之鸟，再不受庙中那些鸟恶规矩。就是逢林沽酒，遇店买醉，也任凭洒家。前者，俺行至桃花村，遇撞着周通那个晦气狗囚囊的，无端要抢刘太公之女，被俺打到那厮，救了刘家小姐；又在那瓦官庄杀了鸟道人道成、小乙二人，一路行来，除暴安良，好不快活人也！且喜今日已到汴梁，逢人便问相国寺座落何处，怎奈并无一人知道，叫俺哪里寻找？嘿，妙哇！你看那旁红墙粉壁，殿宇巍峨，恰喜是座广大庙宇。想定是大相国寺，不免撞了进去。

(鲁智深进门。)
 鲁智深 (白) 进得门来，这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啊！为何不见一个鸟僧人出来？
 呔，庙内僧人走了出来！
 (小和尚甲、小和尚乙同上。)
 小和尚甲 (念) 外面霹雳一响，
 小和尚乙 (念) 好似嚎鬼叫狼。
 鲁智深 (白) 呔！那厮过来！你们这里可是大相国寺？
 小和尚甲 (白) 正是。
 小和尚乙 (白) 好个鬼脸瘟牛！
 鲁智深 (白) 哈哈……俺半日不曾寻着，却误头误脑的撞着了！
 小和尚甲 (白) 师兄，你问敝庙何事啊？
 鲁智深 (白) 俺乃五台山来的，要见你师傅。快快与洒家通报。
 小和尚甲、
 小和尚乙 (同白) 你且出外等候！
 鲁智深 (白) 洒家这里坐地也好。
 小和尚甲、

小和尚乙 (同白) 有请师傅!
(智清上。)

智清 (白) 何事?

小和尚甲、
小和尚乙 (同白) 启禀师傅：现有五台山僧人求见。
智清 (白) 吩咐击鼓鸣钟，禅堂升座!
(智清下。)

小和尚甲、
小和尚乙 (同白) 是。
击鼓鸣钟，禅堂升座啊!
(小和尚甲、小和尚乙同下。【牌子】。小和尚甲、小和尚乙、智清同上。)

智清 (念) 念佛念心心念佛，参禅参性性参禅。
鲁智深 (白) 哎呀，为何这等扭扭捏捏的!
智清 (白) 唤他进来!

小和尚甲、
小和尚乙 (同白) 是。
(小和尚甲、小和尚乙同出门。)

小和尚甲、
小和尚乙 (同白) 五台山师兄，你既来参拜长老，快将禅杖放下。
鲁智深 (白) 这般啰嗦，何不早说!
(鲁智深放禅杖。)

小和尚甲、
小和尚乙 (同白) 你再披上袈裟，带好坐具。
鲁智深 (白) 洒家不耐烦，你等与洒家披上!

小和尚甲、
小和尚乙 (同白) 嗨!
(小和尚甲、小和尚乙相视迟疑。)

鲁智深 (白) 快快与俺披上!

小和尚甲、
小和尚乙 (同白) 是。
(小和尚甲、小和尚乙无法，同与鲁智深披袈裟。)

小和尚甲、
小和尚乙 (同白) 阿弥陀佛!
鲁智深 (白) 又瞎念什么佛！洒家不看在师傅面上，一拳打倒你两个囚囊的。快快引路!

小和尚甲、
小和尚乙 (同白) 是。
(小和尚甲、小和尚乙同进门。)

小和尚甲、
小和尚乙 (同白) 五台山师兄礼拜长老!
鲁智深 (白) 长老在上，鲁智深拜见!
智清 (白) 免参，起来!
鲁智深 (白) 是。洒家今奉吾师书信，前来讨个执事僧做。
智清 (白) 师兄多时不曾有法帖前来，速速呈上!
鲁智深 (白) 长老请看!
(鲁智深呈书。智清接书。)

智清 (白) 待我一观。
(智清看书。【牌子】。)

鲁智深 (白) 启长老：洒家贪赶路途，一日不曾吃得水米，这老肚有些不耐烦了。
智清 (白) 来，领远来僧人香积厨用饭!
小和尚甲 (白) 是。随我来!
鲁智深 (白) 哪里去?
小和尚甲 (白) 香积厨。
鲁智深 (白) 快快带路!

(小和尚甲引鲁智深同下。)

智清 (白) 我师兄智真长老好没分晓，这样僧人，叫俺如何安顿？

小和尚乙 (白) 师傅说的不差。弟子看那僧人全不像出家人模样，寺中万万不能令他安住。倒是酸枣门外东岳庙隔壁那片菜园子，一向被众泼皮侵害，看守的老和尚又不敢管，何不叫此人先去那里，倘若打服了那帮恶棍，就叫他在那里看守，要让恶棍打了他，他也就不能再上寺里来啦！

智清 (白) 好，言之有理。唤他前来！

小和尚乙 (白) 是。远来的师兄，长老唤你！

(鲁智深上。)

鲁智深 (念) 权将菜根饱饥馑，恰似狂风卷残云。

(白) 俺吃饱了。师傅有何话讲？

智清 (白) 远来僧人，你既是我师兄荐来，今有个大菜园，在酸枣门外东岳庙隔壁，可往那里住持去吧。

鲁智深 (白) 呃！长老此言差矣！洒家奉吾师之命，前来此地讨个执事僧做。因何不请洒家做个监寺，却叫洒家去管菜园？

小和尚乙 (白) 啊师兄，你管理菜园一年，如管得好，便可升做监寺啦。

鲁智深 (白) 哦，既然如此，也有出头之日，洒家明日便去。

智清 (白) 好，待我即刻使人去菜园里廊下门上，挂起库司榜文，明日前去接替，今晚暂在方丈室安歇便了。正是：

(念) 方圆一片闲园圃，目下排成小战场。

(智清、鲁智深、小和尚乙同下。)

【第四场】

(高世德上。)

高世德 (念) 倚父威横行武断，压良善霸女欺男。有不从身家俱陷，管叫他无处申冤。

(院子暗上。)

高世德 (白) 我、高世德。人称花花太岁。我父高俅，在大宋宣和驾前为臣，官居殿帅府掌兵太尉之职。是我倚仗着我父亲权势，在这汴梁城内，横行霸道，遇着美貌女子，不管她有丈夫没有，忙抢来与我做妾，你爱告呀就告去吧，管叫他没地方诉冤。我又有两个得意的门客：一个叫富安，一个叫陆谦，专管给我出谋划策。今日乃是四月初八酸枣门外东岳庙开庙之期，必又有些个游人。不免唤出陆谦、富安，同去玩耍一回。

来！

院子 (白) 有。

高世德 (白) 唤陆谦、富安前来！

院子 (白) 是。

陆谦、富安前来！

(陆谦、富安同上。)

陆谦 (念) 全凭口巧与舌能，

富安 (念) 仗他威风逞英雄。

陆谦、富安 (同白) 参见衙内！

高世德 (白) 罢啦罢啦，坐下坐下！

陆谦、富安 (同白) 告坐！

高世德 (白) 今当四月八日东岳庙庙会之期，我要逛逛去。

陆谦、富安 (同白) 好。今天必有美貌的姑娘，您要一见她对眼光儿，先道咱高府的来历；她要不懂，咱们就叫打手抢东村，您瞧好不好？

高世德 (白) 你两个真是我的心腹人也。带马！

(院子带马，高世德、陆谦、富安同上马，院子下。)

高世德 (唱) 喜逢四月天气晴，

岳庙闲游散心情。
若遇美人多快兴，
要学当年掷果生。

(高世德、陆谦、富安同下。)

【第五场】

(林冲上。)

林冲 (引子) 志气凌空贯长虹，壮怀未展愧英雄。
(念) 虎头燕颌一英雄，烈胆侠肝谁与同？为羞班超得虎志，常怀宗悫破浪风。
(白) 俺、豹子头林冲。中原不羁英雄，燕赵慷慨之士。忠心壮志，欲继马伏波之奇功；烈胆侠肝，孺慕关壮缪之大义。只是俺生不逢时，目今豺犬满朝，虎狼当道，埋没贤良，辜负男儿封侯之愿。俺就在这八十万禁军，充了一名棍棒教头。今日承值回来。
娘子哪里？

(锦儿、张氏同上。)

张氏 (念) 侍奉姑嫜操家政，常羡孟光与梁鸿。
林冲 (白) 娘子请坐！
张氏 (白) 官人请坐！啊官人，今当四月八日浴佛之期，前因母病，妾身许下香愿，看今日风和日丽，正好赴庙还愿，就烦官人一同前往如何？
林冲 (白) 就依娘子。唤车辆走上。
张氏 (白) 是。
锦儿，唤车辆走上！
锦儿 (白) 车辆走上！
(车夫推车上，林冲、锦儿、张氏同出门，张氏上车。)
林冲 (白) 出得门来，好天气也！
(吹腔) 浴佛日清和雨乍晴，
东郊芳草快赏心情。
张氏 (吹腔) 喜夫妻家庭多欢庆，
因母病愈答谢神明。

(林冲、锦儿、张氏、车夫同下。)

【第六场】

(菜头僧上。)

菜头僧 (念) 是是非非地，不可久居停。
(白) 昨日老衲将无赖搅扰之事，报与长老。谁知引起他们衔恨，将我凌辱一顿。想这里菜园虽好，奈不是久恋之家，叫我怎么处？
鲁智深 (内白) 走哇！
(小和尚甲、小和尚乙引鲁智深同上。)
鲁智深 (唱) 寄人篱下难如愿，
无奈菜园走一番。
(白) 洒家哪里晓得耕种之事，那长老强要俺掌管菜园，岂不好笑！
师弟，这里可是了？
小和尚甲、
小和尚乙 (同白) 正是。
管园师兄哪里？
菜头僧 (白) 阿弥陀佛！何事？
小和尚甲、
小和尚乙 (同白) 今奉长老法谕，命这位师兄接替于你。
菜头僧 (白) 啊。这位师兄，账目俱在那里。但有一言忠告于你：这四邻无赖，每日在此搅扰，你要提防他们。俺去也！
鲁智深 (白) 不须师兄叮嘱，洒家仔细就是。

(菜头僧、小和尚甲、小和尚乙同下。)

鲁智深 (白) 师兄已去，待俺一观园中景色。

(鲁智深看。)

鲁智深 (白) 啊妙哇！你看这里虽则污井断垣，却喜场宽圃广，正好捻拳弄棒，倒是个潇洒的所在。可笑那些秃驴们，只知念经捣鬼，守他什么乌戒清规，酒也不曾尝，肉也不曾吃。洒家今来此地，落得无拘无管，好不快乐人也！正是：

(念)

放开肚皮吞酒肉，何必空参野狐禅。

(鲁智深呵欠。)

鲁智深 (白) 劳乏了，待俺歇息去吧！

(鲁智深下。)

【第七场】

(场设柳树。)

张三、

李四 (内同白) 啊哈！

(四无赖引张三、李四同上。)

张三 (念) 光棍光棍，字号叫横。

李四 (念) 朦吃朦喝，又臭又硬。

张三 (白) 我说兄弟们，那老秃驴已被咱们制伏啦，新近又换了一个小秃驴驹，叫什么智深智浅。

李四 (白) 别管他是谁，先给他一个下马威、惊官炮！

张三 (白) 让他吃一惊、吓一跳！

李四 (白) 咱们好在这儿照旧闹。

张三 (白) 言之有理。你我假装与他道喜，揍他一个出其不备。

(张三、李四、四无赖同走圆场。)

李四 (白) 说话到啦。

张三 (白) 咱们先活动活动腰腿，将他吵了出来。

(张三、李四、四无赖同练拳，鲁智深暗上，观。)

鲁智深 (白) 呔！何处狂徒，惊俺睡觉？

张三 (白) 嘿！没灌水就出来啦！

李四 (白) 好只大水牛。

张三、

李四 (同白) 师傅，我等乃是菜园邻里，前来道喜，这厢有礼。

(张三、李四、四无赖同扳打鲁智深。)

鲁智深 (白) 咦，我早料你等有此歹意，好泼皮！

(鲁智深打张三、李四、四无赖。)

鲁智深 (唱) 早料知尔等意不良，
螳螂当车不自量。
看泼皮恰似癞狗模样，
飞蛾投火自取祸殃。

张三、

李四、

四无赖 (同白) 和尚爷爷饶命！

鲁智深 (白) 住了！我把你们这些瞎眼狗头，屡屡搅扰菜园，今番又来暗算洒家，休想活命！

(鲁智深举拳欲打。)

张三、

李四 (同白) 师傅，我们如同瞎猫瞎兔，臭虫蚂蚁，叩请高抬贵手，小的情愿每日伺候师傅。

鲁智深 (白) 也罢！便宜你们这些驴球的，快与俺沽酒去！

无赖甲 (白) 我去我去！

(无赖甲下。【乌鸦声】。)

张三、

李四 (同白) 乌鸦噪叫，赤日上天，白蛇入地。

鲁智深 (白) 你做甚捣鬼？

张三、
李四 (同白) 那墙角垂柳树上，乌鸦喧噪，必有口舌。

鲁智深 (白) 待俺看来！

张三 (白) 等我搬梯子上去，拆它的窝。

李四 (白) 不用梯子，我会爬上去。

鲁智深 (白) 呃！这值得什么，闪开了！

(唱) 小子碌碌太无用，
怎知俺力气大无穷。
运用神力将树拨动！

(〔扫头〕。鲁智深拔树倒。张三、李四、三无赖同惊赞。)

张三、
李四、
三无赖 (同白) 师傅真乃铁身罗汉，无有千万斤气力，如何拔得它！

鲁智深 (白) 打甚鸟紧！你们哪里知道，洒家乃是老种经略相公帐下提辖，只为杀的人多，因此情愿出家。某若飞动禅杖，风雨也难进透！

(无赖甲沽酒上。)

张三 (白) 酒已沽到，待我把敬三杯，师傅将禅杖舞动一回，我等观看如何？

鲁智深 (白) 好啊，看酒！

(鲁智深饮酒。)

鲁智深 (白) 棒来！

张三、
李四 (同白) 是。

(张三、李四同抬禅杖。)

张三、
李四 (同白) 好沉家伙！

(鲁智深接禅杖。)

鲁智深 (唱) 双拳起北海内蛟龙丧命，
脚尖动南山上猛虎心惊。

(林冲暗上。)

鲁智深 (唱) 运神威将禅杖急忙舞动，
(鲁智深舞禅杖，林冲观赞。)

林冲 (白) 好棍法！

(唱) 真名家使枪棒武艺超群。

(白) 此位师傅武艺非凡，端的好身手也！

鲁智深 (白) 那一汉子，多承夸奖。看你堂堂相貌，凛凛神威，莫非你也精通此道？

林冲 (白) 不敢，略窥门径，不及吾师多矣。

鲁智深 (白) 既是同道，且进园中一叙。

林冲 (白) 好啊，某钦敬吾师高艺，正要拜见请教。

鲁智深 (白) 既是知音，忒谦恭了。

(林冲、鲁智深同进园。)

林冲 (白) 敢问吾师法讳，哪里人氏？

鲁智深 (白) 洒家关西鲁达。只为杀的人多，情愿出家，更名智深。敢问贵姓大名？

林冲 (白) 在下姓林名冲。

鲁智深 (白) 哦！你就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林武师么？

林冲 (白) 不才正是小弟。

鲁智深 (白) 哎呀，久仰大名，今幸得会，真鲁达之幸也！

林冲 (白) 弟也久仰仁兄名镇关西，侠义无双，端的是个奇男子。今幸得于无意中拜识英雄，真乃——

(念) 有缘千里来相会！

鲁智深 (念) 无缘对面不相逢！

鲁智深、
林冲 (同笑) 啊哈哈……

林冲 (白) 啊仁兄，你我今日一见，性情相投，苔岑互契，意欲高攀，结为兄弟，不识尊意如何？

鲁智深 (白) 巧得紧，洒家也正有此意，却被兄弟道破了。洒家今年三十二岁。

林冲 (白) 小弟虚度二十八春。如此，大哥！

鲁智深 (白) 贤弟！

林冲 (白) 你我不要学他腐儒酸气。

鲁智深 (白) 伏地对天一拜。

(鲁智深、林冲同对天拜。)

鲁智深 (白) 贤弟，洒家初到此地，正没相识，今蒙不弃，结为兄弟，十分可喜。现有残肴剩酒，权饮三杯。

林冲 (白) 既承吾兄抬爱，敢不奉陪！

林冲、
鲁智深 (同白) 请！干！

林冲 (白) 啊仁兄，今日小弟同定拙荆至隔壁东岳庙还愿，因看吾兄使棒，耽搁多时，弟不能久停，就此告辞了。

(锦儿上)

锦儿 (白) 官人休在此间闲话，娘子现在庙中与人争斗起来，请快前去。

林冲 (白) 啊！娘子在哪里与人争斗？

锦儿 (白) 娘子正在“五岳楼”下，忽遇个奸诈之人，把娘子拦住，不让行走，故尔前来送信。

林冲 (白) 啊，有这等事，好羞辱林冲也！我今急急赶上前去，师兄休怪，休怪！俺去也！

(唱) 何处光棍惹人恨，
敢捋虎须胆包身！
怒气不息忙前进，
管叫他拳下丧残生！

(林冲下。)

鲁智深 (白) 想与吾弟同去，恐他不允。且赶上前去，打他个落花流水。小子们，各持棍棒，随某前往！

张三、
李四、
四无赖 (同白) 啊！

(鲁智深、张三、李四、四无赖同下。)

【第八场】

张氏 (内唱) 至岳庙遇光棍惊魂不定，
(张氏跑上，高世德、陆谦、富安同追上。)

张氏 (唱) 气怒满怀战兢兢。
(白) 哪里大胆的匪棍，胆敢胡为！

陆谦 (白) 娘子休要惊慌，这位衙内是太尉公子。家中财产百万，势力甚大，既跟娘子相会，总是前缘，何必着急哪？

张氏 (唱) 进退两难行无路，
林冲 (内白) 走哇！

(林冲、锦儿同急上。)

林冲 (唱) 慌忙进庙看分明。
怒气不息开言问，
调戏妇女为何情？
(白) 何处恶棍，青天白日，调戏林冲妻子，该当何罪？着打！

(林冲揪高世德。)

高世德 (白) 林冲，与你有什么相干？不要你多管！

林冲 (白) 住了！想你官宦之后，不该倚仗太尉权势欺压乡里，良善之人惧怕你父子豪强，不敢争斗，如今犯在某家之手，岂能惧你权势？着打！

陆谦、

富安 (同白) 教头休要动怒，衙内并不知是尊嫂夫人，故尔冒昧。冲撞之处，还望看在太尉之情，求教头恕之。

(林冲怒视。)

林冲 (白) 哼！暂看你父分上，饶恕你这无知小辈。去吧！
(高世德倒，富安抱，高世德、富安同下。)

陆谦 (白) 林冲兄，千万不要动怒。

林冲 (白) 哼！
(陆谦下。)

林冲 (白) 真真气死俺也！想这狗子，专在外边抢掠人家妻女，俺本待将他暴打一顿，唉！怎奈他父高俅在朝，权势豪强。这口闷气，叫俺怎生发遣也！

鲁智深 (内白) 小子们，快走！
(鲁智深、四无赖同上。)

鲁智深 (白) 贤弟，那厮往哪里去了？洒家帮你打那狗囊的。

林冲 (白) 仁兄少住，那厮原是本管高太尉衙内。

鲁智深 (白) 就是那高俅的狗子？

林冲 (白) 他因不识拙荆，故尔无礼。

鲁智深 (白) 狗子无礼，就该将他打死！

林冲 (白) 林冲本待打他一顿，怎奈太尉面上不好看。

鲁智深 (白) 管他什么好看不好看，洒家替你去打。

林冲 (白) 使不得！不可莽撞，连累小弟。

鲁智深 (白) 哎呀，如今乃是看在贤弟面上……

林冲 (白) 不去也罢。

鲁智深 (白) 俺若单独撞着那撮鸟时，须不放他，叫他吃洒家三百禅杖！

林冲 (白) 吾兄说得是。

鲁智深 (白) 就不去连累你。

林冲 (白) 谢仁兄。权且饶他。

鲁智深 (白) 但有事时，洒家便替你去。

林冲 (白) 有事时便拜烦师兄。

鲁智深 (白) 嘿，倒叫俺一肚皮闷气无处发泄了！

林冲 (白) 吾兄回去吧。

鲁智深 (白) 阿嫂休怪，莫要笑话。
贤弟，明早更得相会。

林冲 (白) 送仁兄！

鲁智深 (白) 俺去也！
(唱) 告别贤弟怒生嗔，
不由洒家咬牙根。
倘若街上相遇定，
禅杖追他命残生。

(鲁智深、四无赖同下。)

林冲 (白) 俺林冲乃是落落大丈夫，今日只为居于权势之下，甘受此辱。这、这、这……
好不气煞人也！
(唱) 胸中陡起万丈恨，
满怀抑郁气难伸。
万般无奈权隐忍，
(白) 罢！锦儿，搀扶娘子至庙外登车回去便了！

锦儿 (白) 是。
(锦儿搀张氏上车，同下。)

林冲 (唱) 怎生报复这欺凌！
(林冲下。)

【第九场】

(四校尉、家院、高俅同上，同走圆场，同进门，高俅换服。)

高俅 (白) 两厢退下!

四校尉 (同白) 啊!

(四校尉、家院同下。)

高俅 (白) 今日朝罢归来, 为何不见众门客?

(高世德、陆谦、富安同上。)

高世德 (白) 孩儿参见爹爹!

(高世德哭。)

高俅 (白) 吾儿为何这等模样? 快快一旁坐下, 对为父言讲。

高世德 (白) 也不说啦, 反正我也说不了啦!

高俅 (白) 到底为了何事? 慢慢告诉于我。

高世德 (白) 我说了也不过白说, 费什么话呢? 你不会问问他们二位吗!

高俅 (白) 陆谦、富安, 衙内为了何事这般光景?

陆谦、
富安 (同白) 这个! 衙内只因林冲的媳妇不能到手, 故尔如此。

高俅 (白) 这! 林冲的妻子, 与她在哪里相会?

高世德 (白) 你瞧, 说也是白说不是! 在东岳庙见着她的。

高俅 (白) 吾儿但放宽心, 为父慢慢劝解林冲, 叫他另娶一房, 也就是了。

高世德 (白) 您说这话不是哄人吗! 那得到几儿呀? 您说这话不成, 我自见她之后, 到这会
儿是心里发堵, 嘴里发苦, 眼睛发努, 有个半年仨月准入土。

高俅 (白) 陆谦、富安, 你二人可有什么计策?

陆谦、
富安 (同白) 小人们想: 若要林冲的妻子, 除非要了林冲性命, 方能到手。

高俅 (白) 哎呀, 既要林冲妻子, 为何还要他性命?

高世德 (白) 您不用管啦, 我死定啦, 不抹脖子就上吊!

高俅 (白) 噫! 若为林冲一人, 须送我儿性命, 林冲啊! 也是你的对头到了。事到如今,
只好如此。你二人有何妙计, 快快说来, 如能救了我儿性命, 老夫自有重赏。

陆谦、
富安 (同白) 谢丞相!

高俅 (白) 有何妙计? 快快说来!

陆谦 (白) 启恩相: 若要害林冲, 请附耳上来。

(陆谦与高俅耳语。)

高俅 (白) 好计。你二人即刻命人前去, 办理此事, 但是不可失落了我的宝贝。

陆谦、
富安 (同白) 小人遵命!

(陆谦、富安同下。)

高俅 (白) 儿呀, 陆谦、富安前去, 一定成功, 随为父后面等候便了。正是:

(念) 安排王章作圈套,
高世德 (念) 只为美人设钓钩。

(高俅、高世德同下。)

【第十场】

(张氏上。)

张氏 (西皮二六板) 侍老母菽水欢一家安享,
虑官人性憨直英勇刚强。
前日里遇狂徒险把祸闯,
从此后隐深闺不出画堂。

(白) 妾身、张氏。只因前者我母病愈, 同官人至东岳庙还愿。可恨高俅之子调戏于
我, 幸得官人赶到, 免去一场飞祸。官人归来, 向我讯问, 方知陆谦亦在其内。
因此官人大怒, 欲至街前寻他辩理, 是奴再三谏言, 他执意不听。他今天归
来再劝解一番便了!

林冲 (内白) 走哇!

(林冲上。)

林冲 (唱) 可恨陆谦忒狂妄，
忘却交谊丧天良。
寻得贼人把理讲，
是非曲直论端详。

张氏 (白) 官人回来了！

林冲 (白) 回来了。娘子请坐！可恨陆谦，幼年与某同学，妄自称兄称弟。这畜生不该帮助高家狗子，调戏于你。为此欲寻他辩理，听他对我讲些什么！

张氏 (白) 官人不可，想那陆谦固然可恶，幸未受他欺辱，官人何必与小人为仇。妾身有几句言语，官人听了！

(西皮摇板)

将此事对官人细细言讲，
远君子近小人莫逞刚强。
择益友避是非谨慎为上，
学愚痴寡言语保身良方。

林冲 (白) 娘子啊！

(西皮摇板)

叹男儿未逢时空生世上，
无明主能识俺武艺高强。
屈抑在小人下英雄难讲，
思想起不由人怒满胸膛。

(白) 唉！总是我贪恋微末前程，方受这腌臢恶气。娘子但放宽心，从此以后，不与小人争斗也就是了！

张氏 (白) 官人休得动怒，当此世界，且自由他！

(院子上。)

院子 (白) 鲁师傅到。

林冲 (白) 娘子回避。有请！

(张氏下。)

院子 (白) 有请！

(鲁智深上。)

鲁智深 (念) 知己雄谈明心性，借酒消除抑郁情。

林冲 (白) 师兄！

鲁智深 (白) 贤弟！

林冲 (白) 请坐！

鲁智深 (白) 告坐。贤弟为了何事，连日不到园中相会？洒家时时盼你。

林冲 (白) 唉！连日少有事故，故尔未曾探望。

鲁智深 (白) 敢莫是为了高衙内之事烦恼？

林冲 (白) 唔，唔，非也！

鲁智深 (白) 贤弟不必相瞒，如为此事，洒家替你出气就是。

林冲 (白) 深感吾兄高情，实非此事。

鲁智深 (白) 既然如此，你我何不长街沽酒一回，弟意如何？

林冲 (白) 这个……唔，唔，也好。

鲁智深 (白) 不必迟疑，就此前往！

林冲 (白) 请哪！

鲁智深 (唱) 知己相逢添逸兴，

林冲 (唱) 借酒除恨气不平。

鲁智深 (唱) 挽手同行闲释闷，

魏虞侯 (内白) 卖刀哇！

林冲 (白) 啊！

(唱) 何处连呼卖刀声？

(魏虞侯持刀上。)

魏虞侯 (唱) 沿街卖刀无人问，
尝尽世上冷暖情。

(白) 卖刀哇！可惜偌大东京，竟无一个识得军器之人！

林冲 (白) 鲁仁兄，看此汉子，连连跟随，高呼卖刀，想必看出你我是识得军器之人。

鲁智深 (白) 是什么好刀？何不将他唤住一观。

林冲 (白) 汉子，是什么刀？
 魏虞侯 (白) 是口锋利宝刀。
 鲁智深 (白) 宝刀？
 林冲 (白) 借某一观。看此刀寒光闪耀，清如秋水，真乃好刀也！
 鲁智深 (白) 弹弹金声玉振，果非寻常。
 林冲 (白) 但不知索价几何？
 魏虞侯 (白) 若有人识得此刀，一千贯就卖。
 林冲 (白) 如肯割爱，某只出纹银二十两。
 魏虞侯 (白) 这个！
 鲁智深 (白) 洒家与你添上十两！
 魏虞侯 (白) 货卖识家，何必争价多少！
 林冲 (白) 但不知此刀从何处得来？
 魏虞侯 (白) 这！祖上遗留，传家之宝。
 林冲 (白) 请问尊姓大名？
 魏虞侯 (白) 唉！说出口来，辱没先人，不问也罢！
 (林冲作不忍。)
 林冲 (白) 如此请便！
 魏虞侯 (念) 相逢不必问姓名，
 (魏虞侯下。)
 林冲 (念) 谁怜英雄困风尘！
 (白) 啊仁兄，此刀可称物逢其主。
 鲁智深 (白) 常言道：宝刀赠与壮士，红粉送与佳人，乃合其所爱也。
 林冲 (白) 正是。小弟闻高太尉有一口宝刀，轻易不肯与人观看。今得此刀，容日与他比试比试。
 鲁智深 (白) 看贤弟得此宝刀，这般快活，洒家不可无贺。就此同去酒楼，沽饮三杯，以志此喜。
 林冲 (白) 好哇，就此前往。
 鲁智深 (白) 请哪！
 (唱) 偶得奇珍心庆幸，
 林冲 (唱) 同登酒楼效刘伶。
 (林冲看刀。)
 林冲 (白) 仁兄！
 (唱) 宝刀光耀非凡品，
 若无识人困风尘。
 鲁智深 (白) 前面已是酒楼，来呀，哈哈……
 (林冲、鲁智深同下。)

【第十一场】

(魏虞侯上。)
 魏虞侯 (唱) 林冲果然入陷阱，
 见了太尉说分明。
 (白) 俺、殿帅府承值虞侯魏是也。只因衙内调戏林冲之妻，在东岳庙内于那林冲争斗一场，衙内怒气不平，因此太尉命俺持太尉宝刀一口，假扮卖刀之人，以便陷害林冲性命。如今他已将钢刀买去，俺不免回府报与太尉知道便了！
 (唱) 定计使他丧性命，
 管叫林冲丧残生。
 (魏虞侯下。)

【第十二场】

(四军卒、四校尉同上，富安、陆谦同上。)
 富安 (念) 巧计安排定，

陆谦 (念) 只为美佳人。
(白) 富兄请了!

富安 (白) 请了!

陆谦 (白) 我等奉了太尉之命，假以看刀为名，诓那林冲至白虎堂前，说她有意行刺，将他陷害。我想那林冲，浑身是口也难分辨。那是何愁其妻不到衙内之手！这才是：
(念) 量小非君子，
富安 (念) 无毒不丈夫。
陆谦 (白) 也曾差人去唤林冲，不免安排军卒、校尉八十名，埋伏在白虎堂两廊。富兄请来传令！

富安 (白) 一同传令。

陆谦、
富安 (同白) 校尉的！
四军卒、
四校尉 (同白) 有。

陆谦、
富安 (同白) 太尉有令，命尔等埋伏在白虎堂两廊，倘有人前来持刀行刺，或私入汛地者，无论何人，将他绑见太尉，违令者斩！

四军卒、
四校尉 (同白) 啊！
(【牌子】。陆谦、富安、四军卒、四校尉同一翻、两翻。)

陆谦 (白) 来此已是两廊，埋伏去吧！

四军卒、
四校尉 (同白) 得令！
(陆谦、富安、四军卒、四校尉自两边分下。)

林冲 (内白) 走哇！
(二承值、林冲同上。)

林冲 (唱) 适才遵奉太尉命，
比试钢锋到府门。
步过重庭画堂进，
(白) 啊！
(唱) 为何肃静无一人？
(白) 俺林冲自那日买得宝刀，正要与太尉那口宝刀比试，却不想早有多口的报与太尉，今日着承值唤俺携刀入府，互相比试。来此厅后，因何不见太尉？
烦劳你二人入内通禀。

二承值 (同白) 太尉烦闷，现在书房。你且随我来！

林冲 (白) 是。前面带路！

二承值 (同白) 随我来！
(二承值、林冲同走小圆场。)

林冲 (白) 转过屏风，因何还不见太尉，但不知太尉究在何处？

二承值 (同白) 太尉现在厅上，教头在此等候，待我二人与你传禀。
(二承值同下。)

林冲 (白) 啊，太尉在内厅相候，甚是跷蹊！看此处画堂幽静，气象森严，不知是何所在？
额上有匾，待某隔帘一观。
(林冲看。)

林冲 (白) 白虎节堂！
(林冲惊，吸气。)

林冲 (白) 啊呀且住！想这白虎节堂，乃是商议军机大事之处，如何擅敢私入？待某急急转去！
(【急急风】。高俅、四校尉、四军卒同上。)

林冲 (白) 林冲参见太尉！

高俅 (白) 哇！大胆林冲！因何持刀私入白虎节堂？
左右，还不与我拿下！

(林冲摔坐子，四军卒同围，林冲摘盔头、换甩发。)

林冲 (白) 太尉，林冲何罪？

高俅 (白) 咤！尔敢持刀私入军机重地，莫非有刺杀老夫之意？

林冲 (白) 启太尉：今早有承值二人，奉太尉钧令，传唤小人至府，持刀来见。小人随他等引领，直入此地，忽然两位承值不见，请太尉详情。

高俅 (白) 住了！甚等承值有敢私入后堂之理？分明是你持刀私入重地，刺杀殿帅，推出斩了！

林冲 (白) 冤枉！

高俅 (白) 林冲，你因何喊冤？

林冲 (白) 太尉明鉴：念林冲负屈含冤，小人虽系粗鲁军汉，颇知法度，怎敢擅入节堂？只因前四月八日，小人与妻子至东岳庙拈香，正迎见太尉衙内调戏小人妻子，被小人喝散，此事皆有人证。事后林冲自买宝刀一口。此二人将小人引至阶下，入内而去。不想太尉到来，不容分辩，道小人持刀行刺，要将小人问斩。以上之事，请太尉思之，如斩林冲，虽死不服！

高俅 (白) 你既不服，来！

四军卒 (同白) 有。

高俅 (白) 将他解交开封府，命滕府尹好生推问，审理明白，即日发往沧州。掩门！

(四校尉、高俅同下。)

林冲 (白) 哎呀，恨死俺也！高俅啊高俅！你设此毒计，陷害于我，倘林冲不死，誓不与你两立也！

(唱) 平空大祸从天降，
奸计害人丧天良。
欲向九天鸣冤枉，
走！

四军卒 (同白) 走！

林冲 (唱) 天高无门枉悲伤。

(白) 唉！

(林冲、四军卒同下。)

【第十三场】

(陆谦上。)

陆谦 (念) 人人说我真奸坏，不坏焉能发大财。

(白) 在下、陆谦。只因林冲刺配沧州，是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差殿帅府团练胡春、程子明带领校尉四十名，劫杀于他。不免同解差董超、薛霸说明此事便了。正是：

(念) 非是我狠心将你害，只为图谋女裙钗。

(陆谦下。)

【第十四场】

(张父、张氏同上。)

张父 (唱) 可怜女婿遭圈套，

张氏 (唱) 无故遭屈犯律条。

张父 (白) 哎呀儿啊！今日乃女婿起解之日，你我父女二人，前往天汉桥前与他送行！

(唱) 奸贼毒狠如狼豹，

张氏 (唱) 生生拆散凤鸾交。

张父 (唱) 父女们悲切切伤心泪掉，

张氏 (唱) 到长亭见夫君细说根苗。

(张父、张氏同下。)

【第十五场】

(董超、薛霸押林冲同上。)

林冲 (唱) 身被冤狱难消恨,
遭屈陷害做罪人。
且在天汉桥前等,
娘子到来诉离情。

(张父、张氏同上。)

张父 (唱) 父女们急忙向前进,
张氏 (唱) 胸中愁绪乱纷纷。
张父 (唱) 来至桥前观动静,
张氏 (唱) 又见他披枷带锁痛煞人。
张父 (白) 二位解哥请了!
董超 (白) 你是做什么的?
张父 (白) 老汉、张文和, 带领女儿与女婿林教头送行来了。
薛霸 (白) 林教头在那里, 你们见见去吧!
张父 (白) 有劳了。
女儿, 随为父的来呀!

(张氏、林冲相见。)

张氏 (白) 官人!
林冲 (白) 娘子!
张氏 (白) 丈夫!
林冲 (白) 妻呀!
(唱) 此时间心欲碎珠泪难忍,
望泰山与娘子细听分明:
可叹我被冤屈满怀怨愤,
夫妻情化做了残虹断云。
(白) 泰山在上, 想我年灾月厄, 撞了高俅父子, 身作罪人, 冤沉海底。今且刺配沧州, 归期难卜, 留令媛一人在家, 恐被高家威逼成亲。况她青春年少, 休要误了终身。今日是某自作主张, 并非他人逼迫, 愿立休书一纸, 但凭改嫁。如此, 可免受那高家陷害。
张氏 (白) 哎呀夫君! 因何将我休弃? 从此只拼一死, 以待君归。如有假意, 即刻身亡!
张父 (白) 贤婿说哪里话来! 你是天年不齐, 且到沧州躲灾避祸, 俟三五年后回来, 你夫妻依旧完聚。老汉将小女接到我家, 代你照顾。休要胡思乱想, 只管放心前去。
林冲 (白) 多谢泰山。
董超 (白) 天已正午, 请教头启程!

(林冲变色。)

张氏 (白) 哎呀官人!

(张氏倒林冲怀内。)

张氏 (唱) 听说官人要起行,
林冲 (唱) 天南地北两离分。
张氏 (唱) 霎时间止不住珠泪滚滚!

(【扫头】。张氏三扑。董超、薛霸同挡。)

林冲 (白) 罢!

(董超、薛霸押林冲同下。)

张氏 (唱) 数载夫妻情怎忍,
结发恩情一旦分。
立志全贞拼性命,
(三叫头) 官人! 我夫! 夫啊……
(唱) 谨守深闺待夫君。

(张父、张氏同下。)

【第十六场】

(张三、李四、鲁智深同上。)

鲁智深 (白) 可恼哇可恼！
(唱) 适才间众泼皮前来送信，
林教头陷冤狱怨恨不平。
拽禅杖誓取那恶贼性命，

张三 (白) 师傅休要动怒，往哪里去？

鲁智深 (白) 哎，某一闻此凶信，心胆俱裂，恨不能将高俅生吃活吞，谁敢拦阻！
(唱) 殿府前寻高俅要他的命残生。

张三 (白) 师傅且慢！想你打死高俅也是无用。现下林教头发配中途，若是他等意狠心毒，害了林教头性命，如何是好？

鲁智深 (白) 你待怎讲？

张三 (白) 害了林教头性命，如何是好？

鲁智深 (白) 哇呀呀呀……
(唱) 猛虎正在深山困，
一言提醒莽撞人。
急忙出门朝前奔，

(鲁智深走圆场。)

张三、
李四 (同白) 师傅往哪里去？

鲁智深 (白) 哪有工夫说那闲话！
(唱) 我暗地保护走一程。
(白) 走！

(鲁智深急下。)

张三 (白) 师傅前去暗保林教头，你我在菜园等候便了。
(张三、李四同下。)

【第十七场】

(四家将、胡春、程子明同上。)

胡春、
程子明 (同白) 俺——

胡春 (白) 胡春。

程子明 (白) 程子明。

胡春 (白) 奉了太尉之命，劫杀林冲。看前面离野猪林不远，赶上前去！

程子明 (白) 走！
(胡春、程子明、四家将同下。)

【第十八场】

(鲁智深急上。)

鲁智深 (白) 哎呀！
(唱) 急急忙忙往前奔，
只为林冲遭欺凌。
(白) 洒家追赶多时，不见贤弟踪迹，兀地不急煞我也！前面离野猪林不远，看那里有一伙行人，飞跑而进，急急赶上前去！
(扑灯蛾) 仓皇趋路径、趋路径，
心胆怦怦暗着惊、暗着惊，
远看烟锁雾迷景，
霎时已到野猪林、野猪林。
(白) 赶上前去，走！
(鲁智深下。)

【第十九场】

林冲 (内唱) 千厄万苦朝前进,
 薛霸 (内白) 林冲快走!
 (董超、薛霸拉林冲同急跑上, 林冲作瘸足, 董超用棍打, 林冲跌翻。)

薛霸 (白) 走便快走, 不走便将大棍打你!
 林冲 (白) 哎呀!
 (唱) 可怜我两足血淋淋。
 (白) 哎呀, 这脚痛死我也!
 薛霸 (白) 老爷们晦气, 不想撞着你这鸟魔头!
 董超 (白) 何苦费话, 往荆棘塘里拉他。
 (董超、薛霸同拉林冲。)

林冲 (白) 哎呀! 哎呀!
 (林冲搓步倒退, 薛霸用棍打。)

林冲 (白) 这、这、这……痛煞人也!
 (唱) 脚着荆棘如利刃,
 痛彻骨髓倒埃尘。
 (白) 哎呀二位公差呀! 想我这两脚, 已被你等用滚水烫破, 又被草鞋磨破, 鲜血淋漓, 疼痛难忍, 一步也难挪动了。
 薛霸 (白) 林冲啊林冲! 你胆敢怨我用滚水将你双足烫破? 这便该打!
 林冲 (白) 哎呦, 打的俺这棒疮也发了。
 薛霸 (白) 住了吧! 这做派让谁瞧哪?
 林冲 (白) 啊二位, 可怜林冲遭此冤枉, 恳求行个方便吧!
 (唱) 伏地悲鸣求怜悯,
 (四军卒、胡春、程子明同上, 过场, 同下。)

林冲 (唱) 拜求大德降慈心。
 (鲁智深上, 过场, 下。薛霸低声。)

薛霸 (白) 喂! 伙计, 你瞧太尉所差劫杀林冲之人已到, 前边就是野猪林, 不免将林冲扶到前边林里结果于他。
 董超 (白) 对。
 啊林冲, 你苦苦哀求, 老爷们发了善心啦。得, 我搀扶你前边树林歇息歇息。
 林冲 (白) 林冲叩谢了。
 薛霸 (白) 不用谢, 回头还有好的哪。
 林冲 (唱) 万般无奈挨步进,
 好似乱箭攒在心。
 薛霸 (白) 看他实难行走, 你我将他扶进去。
 (董超、薛霸、林冲同走圆场。)

薛霸 (白) 来此已是树林深处, 将他放在这里。
 林冲 (白) 哎呦, 痛煞我也!
 董超 (白) 薛头, 我们一步等一步, 倒走的困倦起来。
 薛霸 (白) 你我何不在此地睡上一回?
 董超 (白) 只是这里并无关隘, 恐怕林冲逃走。
 林冲 (白) 二位公差, 林冲是个好汉子, 官司已吃了, 便死也不走。
 薛霸 (白) 哪个信得及你! 要我心稳, 须将你缚在树上。
 林冲 (白) 二位要缚便缚, 林冲敢道怎的!
 董超 (白) 好, 就缚起来。
 (董超、薛霸同缚林冲。)

董超、
 薛霸 (同白) 呔! 林冲啊林冲! 你道我们缚你是好意还是歹意?
 (林冲喘气。)

林冲 (白) 这! 自然是好意。
 薛霸 (白) 呸! 你梦醒了吧! 俺今奉了太尉钧旨, 前来结果你的性命, 不是俺与你做对, 你死后魂灵休来怨我。
 林冲 (白) 哎呀!
 董超 (白) 呔! 俺是上命差遣, 不由自己, 你要仔细记住, 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周年!

林冲 (白) 唉，苍天哪，天！想林冲命丧此地，我与二位往日无仇，近日无冤，你二人但能救得冤屈之命，俺是有生之日，皆报德之年哪！

董超 (白) 你说什么闲话，这是太尉派人杀你，救你不得，你是死定啦。

薛霸 (白) 呀，话言未了，太尉差人已到也！

(胡春、程子明、四军卒同上。)

胡春 (白) 林冲现在哪里？

薛霸 (白) 现缚树上。

胡春 (白) 待俺劈头打死。看棍！

(胡春打林冲昏。)

鲁智深 (内白) 吠！好狗头！

(鲁智深飞禅杖打倒胡春，跑上。)

鲁智深 (白) 哎呀！哎呀！

(鲁智深捡禅杖打程子明死，胡春、四军卒同跑下，董超、薛霸同吓倒。)

董超、
薛霸 (同白)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鲁智深 (白) 吠！我把你两个坏心的狗种，无端的要害我的兄弟，活活的将你等打死！

(鲁智深举禅杖欲打董超，林冲醒。)

林冲 (白) 哎呀！师兄不可下手。

鲁智深 (白) 威神天菩萨保佑吾弟，幸不曾死。待我与你割开绳索。

(鲁智深割断林冲绳索。)

鲁智深 (白) 啊贤弟，这两个公差万剐千刀，都难消俺恶气，你还替他讲什么情面哪？

林冲 (白) 哎呀仁兄，他二人乃是奉高俅老贼所差，冤有头，债有主，你杀他两个，岂不也有冤枉？

鲁智深 (白) 洒家若不看兄弟面上，定把你们剁成肉酱。滚起来！

董超、
薛霸 (同白) 是。

(董超、薛霸同起。)

林冲 (白) 师兄，不是你救得快时，弟早做棒头之鬼。

林冲、
鲁智深 (同白) 哎呀！

(林冲、鲁智深同哭。)

鲁智深 (白) 贤弟，不必悲伤，待为兄背你回转汴梁，将那高俅剁为泥酱，与你报仇雪恨。

林冲 (白) 兄勿莽撞。汴梁乃天子脚下，岂是你我造反之地？

鲁智深 (白) 贤弟，你既不去，倒不如落草为寇，日后也好报得此辱。

林冲 (白) 且慢！弟乃清白姓字，焉肯污了父母名声？

鲁智深 (白) 依你怎样？

林冲 (白) 依弟之见，不如先到沧州，权耐一时。

鲁智深 (白) 也罢！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洒家放心不下，直送兄弟到沧州便了。

林冲 (白) 谢仁兄。哎呀，这脚痛又发也！

鲁智深 (白) 吠！我把你们两个狗头！今既看在兄弟分上，饶尔等不死，快快倒换背负吾弟，去奔沧州，一路之上，若有延迟，俺便是一步一打，打到沧州也！

(唱) 扶贤弟令狗子背负前往，

林冲 (唱) 谢仁兄承搭救感恩无疆。

鲁智深 (唱) 催狗子莫迟延沧州路上，

林冲、
鲁智深 (同唱) 大丈夫要报仇十年何妨！

(林冲、鲁智深、董超、薛霸同下。)

(完)